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六十三目錄

宋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封加食邑食實封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致仕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制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黃度乞檢會前奏許令致仕不允詔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參知

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雷孝友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讀三朝

寶訓終篇並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上殿奏劄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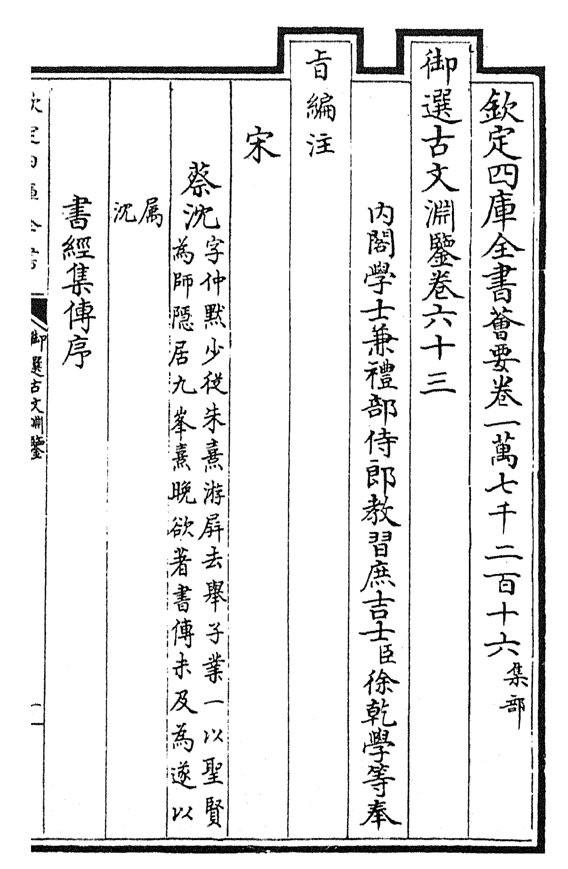
直前奏劄

直前奏劄

名除禮侍上殿奏劄

大學衍義序

卷六十三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二百十六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三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蔡沈字仲默少從朱熹游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沈

書經集傳序

提心法二字爲一篇領要足該典謨訓誥之義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

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扵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扵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扵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来沉潜其義參

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奥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别四代之書分為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從朱熹游為學益力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以特

論古宗法之重詳
贍典雅有裨禮教

臣熙曰宗會之
建復古禮於久

奏恩授廸功郎泉州
安溪主簿未上卒

宗會樓記

古人宗法別子為始祖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宗其為始祖後者為百世不遷之宗宗其為高祖後者為五世則遷之宗蓋諸侯世適為君由次而下不得禰先君視正適皆稱別子或異姓之来自他邦與庶姓之起於是邦者亦皆謂之別子其後世子孫為卿大夫則立此別子為始祖而別子之世適常繼別子之正統以主始

廢之餘即事徵據經義意在與起後人文情俯仰生姿用筆謹嚴有法

祖之祭與族人為宗謂之大宗雖五世外皆為服齊衰三月是謂百世不遷之宗其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世適後之以主庶子之祭與兄弟為宗謂之小宗旁而例之為類不一其繼者為親兄弟所宗為服期繼祖者為從兄弟所宗為服大功繼曾祖者為再從兄弟所宗為服小功繼高祖者為三從兄弟所宗為服緦外高祖五世則無服祖遷而宗易是謂五世則遷之宗大宗一與小宗四為五小宗五世外雖已遷而復

統於大宗百世未嘗絶為宗子者所以主祭其體為甚
專壓族人其分為甚尊統率族人其權為甚重而族人
所以祗事宗子其禮又甚嚴冠娶必告喪練必赴歸器
必獻其上具牲必獻其賢雖富貴不以入其家非所獻
不以入其門居庶者不敢僭其斬為支者不敢干其祭
宗子有疾而攝則必告而後祭若庶子為大夫則以上
牲獻宗子為薦於宗子之家或宗子居他邦則庶子大
夫稱宗子使執常事而所謂攝主又不言孝不備厭旅

蝦綏配歸胙凡拳拳於宗子若是其敬者皆以重正體而一人情也何為重正體而一人情大要上以事祖禰而盡尊尊之義下以合族屬而篤親親之恩爾是以人知宗派所自来本支昭穆不亂而宗廟常嚴家與宗黨時相接長幼戚疎有紀而骨肉不離古人禮族之盛孝弟達於州閭者由此其故也今世禮教廢已久矣宗法不復存士大夫習禮者專於舉業用莫究宗法為何如禰已祔則不復饗其祖祭有適而諸子並立廟父在已

析居異籍親未盡已如路人或語及宗法則皓首諸父不肯陪禮於少年適姪之側而華髮庶姪亦恥屈節於妙齡叔父之前是亦可歎也已吾友郭君子從乃於頹俗靡禮之中卓為尊祖收族之舉推原本姓出於虢叔之後自太原陽曲分徙潁川華陰昌樂中山唐末華陰之族有避地游宦於南而本宗始蓋自漳来失其名位且非世家不敢僭祖其次摞大父廣莱府君諱近者實始基產業為繼禰之適越考至已又皆居長於是於小

宗法與其弟某割先業潮陽汶溝田充蒸嘗定為世適主祭之議併摭程夫子所取韋家宗會之說扁其樓曰宗會以為歲時會合宗人之所而書來請記以傳之後代予發書為之深感因叙古人宗法曲折以詔其宗人使知予從此舉實出古先聖王之遺典而非己意撰為茍合之私則凡會於茲樓者皆有以各盡其尊尊親親之誠而本根枝葉之相為依庇豈不休哉抑予從所為宗田之約適子不得出粥諸子不得均分專修四代墳

忌及時祭合族之費忌日一按禮書不用浮屠其意義蓋甚嚴明正大惟後之子孫及宗人其識之於是併為之書俾刻示焉嘉定庚辰十月望日清漳北溪陳某記

真德秀字景元建之浦城人登進士第中博士宏詞科官至參知政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卒贈銀青大夫謚文忠學者稱西山先生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封

閎整可觀書諸制

荆川唐順之曰婉切多風

加食邑食實封 理宗初立夏震引濟王竑至舊班捽其首下拜故錫其功

加實封

門下太微南宮上將拱端門之位 張衡靈憲云太微為五帝之庭史記云斗魁戴匡六星一曰上將又漢書曰太微之十二星東相西將 羽林壯落衆星聯壘壁之光 列星圖曰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在奎壁南主天軍若星明則國安寧若星希而動搖則兵革出 朕仰觀乾象之交近飭師兵之衛惟予圻父 周書酒誥若疇圻父謂司馬也 捍我皇家其頒賛書以詠羣聽具官某性資樸重風槩沈雄早振迹於顏行晚策勳於盟府執戈衛社闞

如貔虎之威仗鉞奮忠迅若鷹鸇之擊心惟享上誼不辭難遂亞中權遂司留務扈從道千廬之邃肅穆無聲領屯營萬騎之嚴訓齊有紀疇其多績錫以褒章建蜀道之戎麾正巖除之使領豈云假寵于以勸忠於戲若時將帥之臣蓋無越六旄之貴維我祖宗之世率以旌百戰之多爾其思恩遇之難疇惜功名之易老惟廉可以飭士惟公可以服人往其欽哉勿替朕訓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致仕

絕麗而典

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令所司擇日

備禮冊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支參扶國棟言念阜陵之近屬（阜陵孝宗）存者幾人有嘉秀邸之象賢（秀邸太祖秦王德芳之後也）蔚其未老方賴維城之助遽騰謝事之章告於大廷敷我明命具官師垂器資閎裕德宇靚深憑宗廟之休光襲父師之餘訓建旄開府富貴無矜奢之心鳴玉會朝進止有安詳之度比典司於屬籍旋燕佚於祠庭載渇儀刑每厪朝

夕龍旂弧韣尚庶幾伯父之来乘馬路車其敢忘君子之錫胡云抗牘亟請挂冠所期爾壽而爾昌詎意斯人而斯疾宜陞亞保之班併衍多田之賦於戲若時同姓實衛我家雖公族枝葉之浸蕃有光前古而老臣典刑之日遠良惻朕心尚體眷懷勉綏福履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黄度乞檢會前奏許令致仕不允詔

寧宗即位度具疏將論韓侂胄之姦為侂胄所覺以御筆除度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固

音節流美

荆川唐順之曰諷然仁愛之旨使人可歌可泣

辭因詔以沖佑祿歸養

敕具悉朕觀宣王之雅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當時之民流散失職若是其甚也又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當時之侯伯卿士勤求民隱若是其至也用能使百堵作而民安宅焉其功豈一日之積哉間者邊事驟興江淮之間繹騷者數載殆亡異鴻雁之詩也而卿以儒學之宗任師帥之責推劬勞之心以行安輯之政我民告饑卿實哺之我民告疾卿實蘇之嚴追胥之令而盜賊銷

汰冗食之兵而財用足元元用安舊觀寖復卿之力也
民之悅卿益若鄭人之歌子產而朕輕聽其去可乎矧
聞政事之閒不廢講論之樂從容卧治足以自安何必
退休以孤衆望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參
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
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
文紹節兼太子賔客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

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寧宗嘉定元年冬十月以雷孝友知樞密院事二年正月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皇太子沂王貴和也

敎具悉昔晉侯以羊舌肸習於春秋使傅太子彪楚莊王問教太子之道於申叔時亦必春秋為首方是時麟經未作二臣所學蓋乘檮杌之類耳孰若取聖人之微言擇天下之端士以訓導元子如今日之懿哉卿等蔚以鴻儒參陪國論事機之暇從吾兒游究終始於遺經

簡而有文

鹿門茅坤曰絶似光武諸手詔

廸高明於德性其為益大矣進官一等兹謂故常陳義固辭殊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雷孝友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並特與轉行一官不允

詔

沐浴於典誥而出之

敕孝友等具悉朕觀三代盛時惟先王彝訓是式如奉拱璧如寶大龜兢兢焉罔敢失墜是以皇祖之訓著於夏書（夏書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文王之謨述於周命（詩大雅文王篇言文王受命作周也）故能保世滋大以敷遺後人休惟我三朝格言大法具在一書猶古二典朕固嘗讀之於經帷復命羣儒以授儲禁俾吾元子知創業守文之艱明修身治國之要懋敬厥德以對於前人其為益大矣終篇論賞徧於官僚豈吾大臣廼獨弗及朕命不易往惟欽哉所辭宜

兩意分疏條理秩秩

不允

上殿奏劄 嘉定元年韓侂冑已誅德秀遷博士入對劄子尋得旨召試學士院改祕書省正字

伏觀慶元以來 慶歷元豐 柄臣顓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寬閎博大養士氣以廉恥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

荆川唐順之曰賢者舉事往往為流俗之所憎公論之所與排之者以立異近名為罪案斯無得免者矣

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為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為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為矯異俗之行不以為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脈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盖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

樂趨和同己之論用險膚亡行之人士有不為利疚不為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於崇宣崇寧宣和俱徽宗年號遺親後君之習成仗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指韓侂胄也蓋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為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為心腹擯抑賢雋甚於仇讐有如至誠憂國以為忠犯顏切諫以為直臣

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説為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侂胄引李沐為右正言凡正人皆斥為趙汝愚之黨逐之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為學修身潔己以為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為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侂胄時劉德秀倡偽學之説陰疏姓名以次逐之及葉翥知貢舉時而六經語孟為世大禁矣王沈上疏乞置偽學之籍而趙汝愚留正等五十九人皆令省部記姓名高文虎遂草詔播告天下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為賣直以循默謹畏為當然以清修自好為

不情以頑鈍無恥為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係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侂胄議伐金人無敢諫者獨武學生華岳上書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胥吏皁隸稍握寸權則輻湊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為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為可疑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先於此

辭旨懇援一言可當千古

端調藹醇曰正大深暢極似宣

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二 寧宗嘉定三年德秀為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奏劄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爾熙寧之世以

公

伯敬鍾惺曰論侂胄却從公議天道說來覺於息怨功罪俱所不受賢者深識定力養到之文也

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愎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為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為安近年侂胄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衝雖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侂胄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

分疏六事極意鋪明文勢流暢充裕

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蓋常少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為主而不累於好惡偏黨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直前奏劄 嘉定四年時德秀兼禮部郎上疏

臣聞劉向有言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

無異爲比

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竊究其指以為不然蓋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伏覩今歲以来咎證薦至三月宜燠而飛雪沍寒其令如冬六月宜暑而積陰驟凉其令如秋地宜安静而有震揺之變水宜潤下而有漂涌之災則陰陽猶失節也迺九月丁巳星殞於晝其占主益十月戊戌流星出昴其占主呉則彖緯猶告愬也有一於斯皆宜儆懼而况重之以震霆之異乎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仁宗

皇帝即下求賢之詔凡聖躬闕遺臣下阿枉與夫政教刑獄之失薦紳百寮咸得悉言所以通下情名和氣也今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頒政令否臧何由悉見四方利病何由盡聞群臣邪正何由徧察雖震懼之言不絶於口憂勞之念日切於心臣猶以為未也夫天之愛陛下如慈父誨陛下如嚴師褻而不嚴則愛有時而弛翫而弗戒則誨有時而倦惟陛下考祖宗之已行思所以通人情察民隱進忠

直屛佞諛使善政日新至和自應此祈天永命之一事也昔商周君臣更相啟告不曰率乃祖攸行商書太甲上篇則曰監於先王成憲說命上篇由古曁今未有作聰明改法度而天下久安者臣觀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德澤深厚亦莫如我朝蓋其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聖子神孫世守一道故雖强不如秦富不如隋機變之巧不如齊晉材能之盛不如武宣漢武帝宣帝然其恩結乎人心富藏

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社稷長遠賴此而已陛下聖德謙冲未嘗輕改成憲臣猶竊慮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刻深有一於茲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螟螣也惟陛下察截截之諞言（秦誓惟截截善諞言截截詞語截削省要也諞言辯佞之言）守悶悶之家法（老子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舍一時之近效恢長世之遠圖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昔管仲有云下令於流水之源者順人心也鼂錯亦曰三王

月峯孫鑛曰法令必本人情政事必因風俗後世談王道者殊不知此旨矣

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夫二子以功利之徒刑名之學且猶知此而況不為二子者乎漢世用法之嚴莫如武帝然欲重皮幣而皮幣不可行欲禁私鑄而私鑄不為止豈非人心不服則法有所不足恃耶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猶政事之必因風俗也為政而不因風俗不足言善政為法而不本人情不可謂良法陛下亦知近日人情之休戚乎昔有唐定制非叛逆不籍其家德宗欲籍竇參而陸贄爭之德宗賜竇參死欲籍其家資陸贄曰參罪法未詳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

義憲宗欲籍楊憑而李絳爭之（李夷簡彈楊憑貪汙貶臨賀尉將簿録家產絳曰如此則與叛逆同科矣遂止）今閭巷細民小有詿誤輒罄其貲而沒之官有人心者寧忍為此（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德秀上奏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往者明詔丁寧毋得擅籍朝廷德意未嘗不歸於厚而貪官汙吏倚法以削者猶自若也衘冤已甚之人閒能奔愬省部經營展轉僅獲給還而違詔擅籍者終未聞薄懲一二貪猾之吏何憚而弗為羣情囂囂不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以自斃彊者至欲剚刃守臣

臣廷敬曰原本經術參酌時宜條達沉實

以自快民愁如此而承流宣化者動以人情安便為言是不特欺其民且欺其君矣孰謂清明之朝而可罔以非道哉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周書康誥篇臣願陛下軫不見是圖之戒思不虐無告之言令之未便者勿憚於改為吏之不良者勿使之佚罰收人心解天意孰大於斯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昔趙簡子以尹鐸為晉陽鐸請曰將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往損其戶數異時智伯之難卒賴之為安今之有司知為

臣英曰西山之文典快俊朗閎中肆外絶無枝蔓之語言理論事皆能切中

保障慮者固不乏而繭絲自營者皆是也日者近甸海塘一役敷椿篠至十六萬調丁夫至八千人窮瘠之民豈易堪此四方郡國科民出鏹少者日亦千緡江右守臣至有陰增常賦以自潤者久而弗已豈邦本之利哉夫安富卹貧王者之政也而今郡縣之官往往有疾視富民之意多方破壞不盡不止獨不思富之與貧相須而濟今有餘之家窘於科斂摧於告訐皆蒿然有不自存之態於是賒貸之路窮而貧民益困矣古者君與民

為生故有省耕省歛之政令毋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為生官勿撓之足矣而遠方縣邑至有令民日用錢穀米鹽之數悉書而上之官者其請歷於官也有給歷錢其驗視於官也有繳歷錢瘠民以肥吏大率皆此類也年方屢登變且未作脫有饑儉為慮可勝計耶臣願陛下霈然下詔申飭有司削非法之征徭禁不時之科率以紓民力以阜民生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臣聞式敬由獄者蘇公所以長王國周書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

臣杜訥曰著論
劉輿脩辭整潔

王國虐用五刑者苗民所以殄厥世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昔我藝祖皇帝承五季極亂之餘赤子遺民存者什一於是立奏案之法以革藩侯專戮之弊宋祖建隆三年令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不問人命至重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頒折杖之格以除獄官過用之刑宋祖尤注意刑辟嘗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流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徙杖笞之刑至仁如天覃及百世列聖因之為法益備急故入之罪寬過失之誅故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於民

師用中典為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陛下天資寬恕同符
祖宗好生之德對越無愧而臣區區愚所以將順者有
三一曰令之理寺實名天獄民有不幸入其地者如赴
坑穽其視官吏如畏鬼神非他狴犴比也聞者蕃舶之
誅株連頗衆幽鬱所感淫雨為菑秋官有陳繼命趣決
有以見陛下欽恤之心臣願自今非事體至重毋輕下
大理設不獲已猶當限奏當之期嚴枝蔓之禁書曰何
敬非刑何度非及周書呂刑篇惟聖明垂意二曰廷尉天下

之平命官設屬宜常參用儒者俾三尺之外得傅以經誼本之人情庶幾漢廷斷獄之意漢時廷臣皆引經斷獄　三曰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非列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行臣觀比來浸相承傚儻或不幸有嗜殺之人操擅誅之柄惟意所欲民奚辜焉願亟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三者誠行則上足以承天心下足以拯救民命延洪國脈其在茲乎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國家待遇臣子忠恕為心故有罰皐之科有宥過之

典夫追命居住眡古流放之刑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翫令閒或舉行誼在懲姦本非獲巳罰當其辠人自無詞側聞刺舉之官或乖審謹奏劾未上未盡至公廼者朝廷蓋嘗原貫一二矣臣顧因詔有司博參物論若其倚法牟利贓狀灼然在臣何敢遽議或緣材術短拙措置乖方本無嫚令之心例遭曠職之罰者揆諸人情宜在可貸又郊霈之行令將朞歲湛恩汪濊草木為春而士大夫名麗丹書（丹書罪人之書）閒有未被湔滌者其

間臯稔惡盈名隳節喪清議所棄自無足云若夫情有可矜法所當宥而有司因循未及舉行者願詔憲曹條上之而廟論審裁之非獨恢洪至恩亦以明布大信此祈天永命之六事也昔周至成王天下既極治矣而名公作誥一則曰祈天永命二則曰祈天永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蓋天命靡常聖賢所畏而況今乎然常反覆名誥一篇其綱目不過二事曰敬德曰小民而已蓋國之將興不在彊兵豐財而在君德國之將亡不在敵國

分別邪正情狀較然

外患而在民心此名公所以勤勤於戒王而臣復推演之為陛下告也

直前奏劄 嘉定六年遷起居舍人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

明卿陳仁錫曰諫臣與小人心事一一畫出明快無比

諫為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弗容公論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見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憸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

伯敬鍾惺曰蓋為君子者一段說得透徹不悅啟沃之臣

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鎛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為社稷計其可不致詧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為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為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乎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

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酖毒窒絶言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為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之士侃然獻議固有疎狂謬戾不切事體沽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為辠其閒小人不便或進巧説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紬議者因請敕牓朝堂景祐仁宗年號時因韓縝言以范仲淹等朋黨牓戒朝堂有曰憸邪罔上者有辟扶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即

悔悟誕降明詔敷求直言名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歷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摇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儌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争之以爲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哲宗初太后召司馬光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

悦者設六語以沮之光具論其情詔改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姦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為本朝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為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范純仁曰安石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分上書為邪等者蔡京之姦計蔡京定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以鄧考甫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斥忠賢為偽黨者韓侂冑之狡謀侂冑時以胡紘郜衰然言嚴偽學之禁詔貢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

言昭晰聖鑒以察羣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己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奬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絶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尚書君奭篇云我則鳴鳥不聞注鳴鳥鳳也唐李善感上疏極諫時人謂之鳴鳳朝陽而妖狐之言頓息徽宗宣和七年有狐升御座時謂狐邪媚之獸唐楊再思謟佞戴令言賦兩足狐以譏之若蔡京父子王黼等皆狐屬也為徽宗近佞之應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名除禮侍上殿奏劄　理宗既召德秀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奏疏

臣竊惟今日求治之要莫難於得天心亦莫難於收人心然天人非二致也得人斯得天矣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當元祐初二聖臨朝聽政哲宗與太后稱二聖四夷稽首請命西羌戛人降附相尋而黄河壯流有復禹舊迹之勢天下曉然知上意與天合蘇軾推明其故以為此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之功也夫無一事不當於天心乃

以人心為格天之本而歸原於公平正大乃入告之嘉謨

鹿門茅坤曰疏收人心以得天

心處何等詳至

臣熙曰天之視聽自民收民心以得天心深識治道原本言皆據理切事洞中機要遠猷長筭經世之才

可言順無一事不孚於人心乃可言信今陛下躬親庶政內稟慈謨以時考之甚似元祐而求之於天則震電雨雪繼見於冬春星文變異游形於邇日求之於人則忠義之旅反側未安朝野之民咨歎未息意者朝廷之舉措所以信服乎人心者有未至歟人心之未信此天心之所以未順也夫是是非非之理本諸天道而著在人心不以古今而存亡不以智愚而增損上之所為一與理合則不待教令而自孚上之所為一與理悖則雖

加刑僇而不服然則今日人心之未信者果安在耶成王之命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見周書君陳篇師衆也虞度也政有當廢當興必出入反復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也孔子荅哀公之問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蓋立政用人未有不參稽公議而能厭服天下者祖宗盛時凡有大政必釆羣言太平興國中秦邸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趙普憾盧多遜兼搆秦王廷美詔文武王溥等集議之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之不

可輕也廼者雲川之變眎昔畧同而未聞有參聽於槐棘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惑也寳慶元年湖州盜潘壬等謀立濟王竑王聞變匿水竇中盜得之擁至州治以黄袍加其身王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州兵討壬斬之史彌遠忌王逼之使縊於州治以疾薨聞降貶為縣公湖州南有雲溪故云雲川康定慶歴間皆仁宗年號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臣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之不可輕也初范仲淹獻百官圖斥夷簡遂貶仲淹於外後元昊反夷簡仍薦之往者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今其效亦可覩矣而除目游放僉論之不同猶昔也天下之事非一家之

臣乾學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

私其在公朝何惜不與衆共以求至當之歸乎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僉諧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而唯是之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朝廷施為動關理亂嘗試之誤豈容數耶臣願自今國有大議陛下虛心於上使羣臣各得盡言於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於簡拔材能以任重任亦必以公論為主此今日收人心之一事也賈誼有言慶賞以勸善刑

人指出收拾人心宏綱鉅目體國之言皆裨實用

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於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令之賞罰其未能允愜衆志者毋乃有未適其平者乎夫難平者事也惟任理無情而付輕重於物然後施置得所而人莫得而議焉今有功同而賞異者問之則其厚者必某人之所主也其薄者必孤寒而無援者也又有罪同而罰異者問之則其輕者必某所主也其重者必踈遠而寡與者也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而可使

一毫私意介其間乎諸葛亮偏方之佐爾而其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故當時之臣有為其廢絀者不惟無怨而且思焉况堂堂天朝誠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平之政則予奪所加誰敢不服惟陛下常存此心而總綱於上大臣常守此道而持衡於下賞一人必使凡為善者勸罰一人則使凡為惡者懲此今日收人心之二事也夫官之失德以寵賂之章其在昔人以為至戒

左傳臧哀伯之言也當乾道淳熙間皆孝宗年號有位於朝者以饋遺

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陸贄有言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金璧德宗語陸贄曰若鞭靴之物不必過卻贄對之如此由今觀之豈止是哉新巧相夸而無窮誅求橫出而罔極於是軍民之膏血竭盡而亡餘矣怨讟繁興日以滋甚然貴臣邇列非必有利之之心往往藉其名以事侵刻者大抵皆是利歸私室怨萃公朝抑何便而莫止之也今誠欲息天下之議惟在朝廷曉然示人以屏絕之

意甚者反其物而皐其人則心迹暴白而假託以自私者不得肆矣正己示儀之方孰先於此仍願斷自聖心誕降明詔以儆中外俾皆滌除貪暴砥礪廉隅惠綏兵民銷弭怨疾此今日收人心之三事也朝廷之規摹欲其廣大不欲其褊狹治世之氣象欲其寛裕而不欲其廹蹙商民之胥動浮言若可怨疾而盤庚方且登進在庭丁寧開曉藹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

臣士奇曰此劄雖專爲恩䘏濟王卻論及子道家道君道之大昌言崇論照耀千古

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厥身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奈何其輕犯哉曩者以訛言之籍籍於是有譏呵之令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而人愈駭矣傳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自譏呵之令行都城之民摇手相戒有道路以目之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聖明嗣服之初乎夫峻刑而重罰本欲以一衆心而不知人情之疑懼則其心之不一正自此始不惟是也朝廷布羣材於列位夫固賴其言以相正也

而選懦成風精鋭銷耎朝有闕政則拱默弗言而私歎於家朝有過舉則進焉導諛而退竊非議尊君親上人情所同本心昏迷何至於是亦由誘導未至而猜阻先形人思苟容誰敢自竭且自孝宗以来臨御未幾即下求言之詔訪問所逮下至芻蕘令詔旨之頒既徐徐數月之後而僅止官吏因及士民方明目達聰之初遽示人以弗廣何以昌士氣何以達下情是宜播告雖修而人以虚文視之也今誠欲慰天下之望惟當開廣規摹

昭示德意解煩苛之網闢寛裕之塗而又式循舊典載播綸音韋布之微咸許論事庶幾憂虞者得以自安忠直者得以自奮此今日收人心之四事也古今天下最易失者莫如人心而最易感者亦莫如人心轉移之機殆類反掌今中外恫疑遠近咨怨非大有以慰安之臣恐攜離日甚一或騷動將有不可收拾之憂此羣臣之所共知顧度所惡聞未有以實告於上者爾然臣區區豈欲朝廷專尚姑息苟為噓濡以悅之哉惟公惟平惟

只叙作書大意能以平正勝人

正惟太一循天下之理而不雜以一己之私易之所謂信順者如是而已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人之助將有不求而自應者元祐之治豈難致哉意切言狂伏俟威譴

大學衍義序　德秀作大學衍義自為之序至端平元年名見始上進詔德秀進講焉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

荆川唐順之曰内聖外王之道盡於大學一書西山衍義發明詳備最於經傳有功醇儒愛君惓惓切至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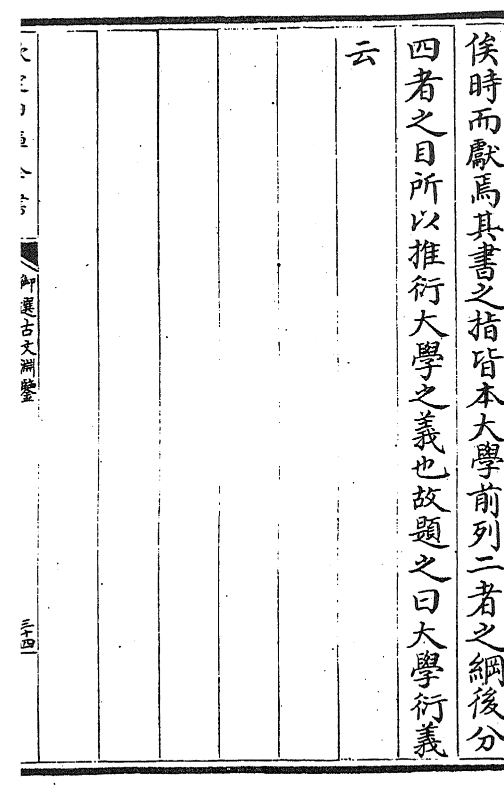
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翶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曽弗之及蓋自秦

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顧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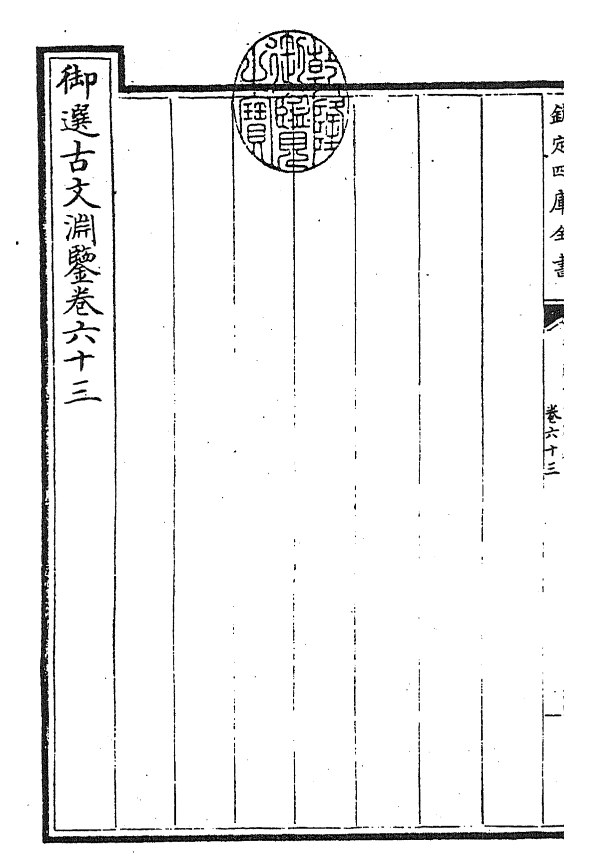
臣士奇曰大學一書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一語可勒金石德秀衍義丘濬衍義補亦可謂君天下之條目溥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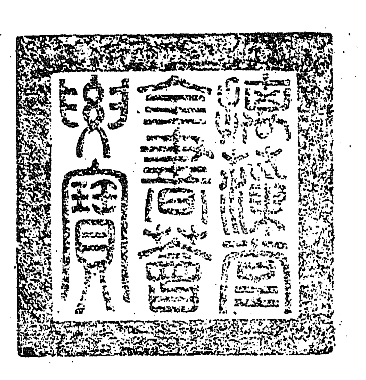
見前聖之規橅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盖明道術辨人材審治

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鑒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德秀為著作郎兼禮部郎時蓋嘗有志于是比年以来屏居無事德秀自出為山東轉運使凡在外十年又為莫澤朱端常所劾落職罷祠屏居西山廼得紬閱經傳彚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巾衍以



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四目錄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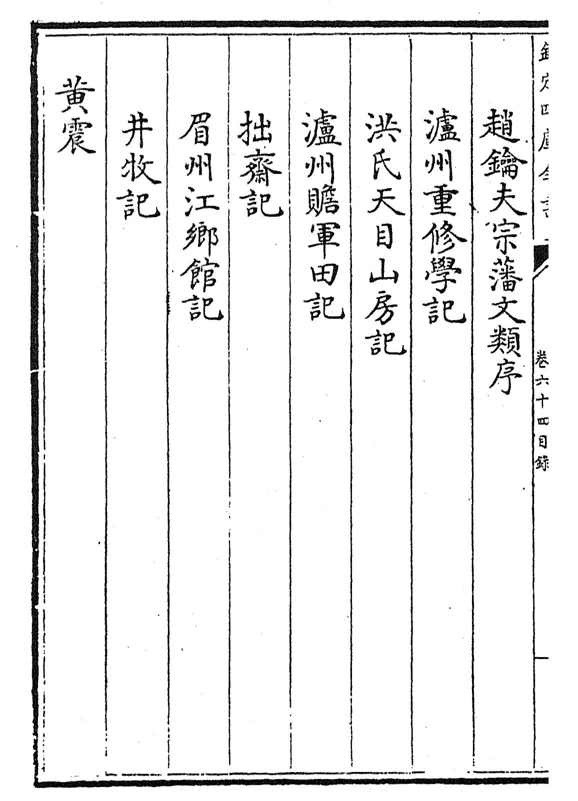
魏了翁

賜左丞相鄭清之乞上印綬不允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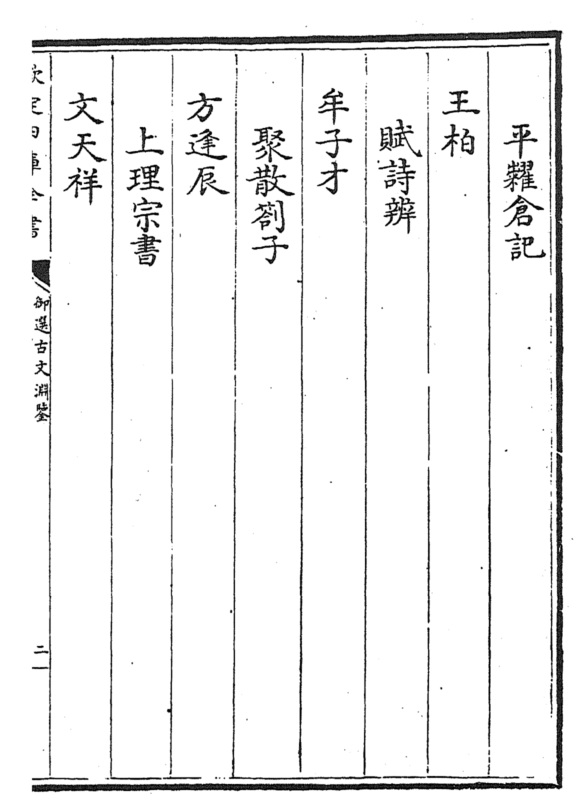
賜吏部尚書李𡌴乞歸田里不允詔

論給事臺諫之言

論士大夫風俗



黃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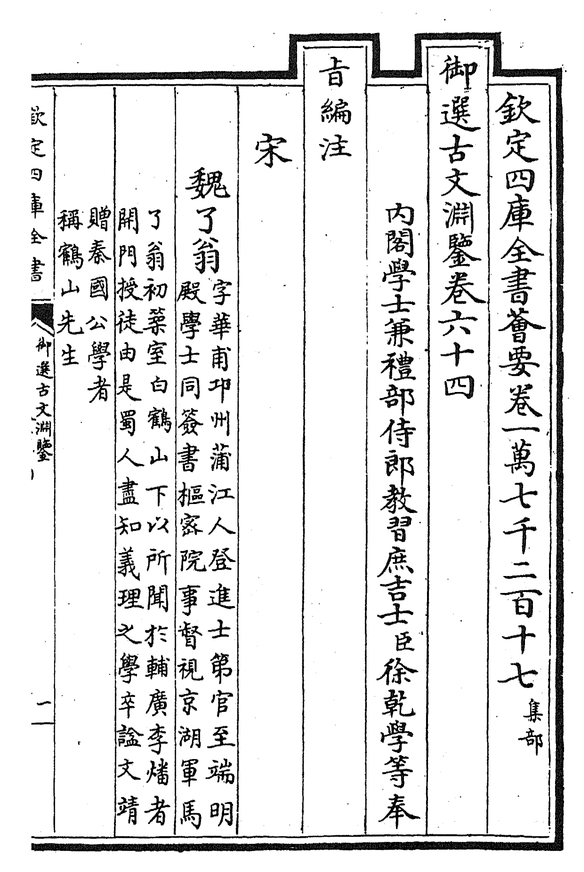
瑞州三賢堂記

正氣歌序

謝枋得

交信錄序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四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二百十七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六十四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魏了翁 字華甫卭州蒲江人登進士第官至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了翁初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卒謚文靖贈泰國公學者稱鶴山先生

以疏經代言彌見清新

賜左丞相鄭清之乞上印綬不允詔 端平三年七月五日

朕駿惠先猷（駿惠見周頌維天之命篇駿大也惠順也）登庸二相以左右乃辟宅師（商書太甲上篇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宅安也師衆也）非苟以爵位為光寵也卿乞身之請至于再三（時清之以霖雨大風四疏辭去）援賈誼書將以古大臣之節自厲詞指開亮不忘嘆嘉雖然節之為義剛柔分而剛得中蓋止所當止非直以一退為諒也澤上有水或過或不及皆不得謂之節朕自親萬幾卿能為朕蒐覽俊茂收回威枋（枋柄同見周禮）丕闡言路肅遏

敦古非浮艷可及

吏饕正當須暇歲月言觀厥成而一日非終奉身勇退

朕方以剛居中為甘節之主九五甘節吉當位居中也卿顧欲決於

一去以蹈於上六之苦節上六苦節貞凶過節之中以至亢極也豈所望

於舊學之臣邪聽朕言亟祗厥叙

賜吏部尚書李𡌴乞歸田里不允詔理宗端平二年閏七

月四

日

朕始躬萬幾靡遑他務廸顧者俊共圖康功御作我恭

先周書洛誥作周恭先為時特起言論有偉聰明未衰而陳誼再

荆川唐順之曰言成典訓

語必沉着迅快

三綱以禮律朕惟七十而致君事特其大關耳若耆耋好禮耄期稱道有不得謝則不以齒為限也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謝猶聽也君若聽其致事則必勞苦辭謝之書不云乎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周書文侯之命尚安厥位毋駿爾行

論給事臺諫之言史彌遠卒理宗親政了翁進文華閣待制上章論十弊其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即此也

祖宗盛時給舍臺諫未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不爭爭之不勝而不去者如論陳執中趙抃

伯敬鍾惺曰後代臺省往往勉進一言以塞責而君之聽否弗計也視此不能無愧

等論夏竦余靖等論李定林旦等論胡宗愈孫覺等論蔡確王覿等事至於十五六疏至二十餘疏不見于施行不已也紹聖崇寧已後紹聖哲宗年號崇寧徽宗年號此風遂泯然猶見於中興之始極盛於淳紹以來淳熙孝宗年號紹熙光宗年號而又大壞於慶元嘉定之日慶元嘉定寧宗年號幸賴陛下力掃積年喑嘿之弊王遂洪咨夔諸臣又相與振起而扶持之正塗丕闡羣聽蘇醒而比日以來又不逮前臣愚妄謂羣臣不能以先正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固不為無罪然陛下導人

使諫之意亦不能無間於初也孝宗皇帝於羣臣章奏取其所當行者䟽之小冊以示大臣或御便坐則寘於香几羣臣皆得就觀又有記事版書其要目以備遺忘蓋未嘗有不付出之章奏亦未聞有不爭不辨之給舍臺諫嗚呼為君必如此而後為不負祖宗為臣必如此而後為不負天子安有臣謾言之而不復計其施行君姑聽之而不復慮其爭辨臣恐天下聞之有以議在廷之臣昧於去就之義則君臣之道尚有未盡也

意在匡繩士風不為苟疵

震川歸有光曰盡出士大夫面目心事痛快透徹

論士大夫風俗

寧宗嘉定十七年了翁遷起居舍人入奏第二疏史彌遠見而惡之

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裏無貳顛末不渝然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如人各有心身自為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矣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其彖曰維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人之心公則一

臣廷敬曰屬辭剴切措論崇閎仍具和緩不迫之致

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冥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尚同也而臣則疑其未嘗同也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而挾其所嘗言以誇於人不成焉而托於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焉則斂而歸己怨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

場之緩急言焉而得則矜以爲功否焉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嗚呼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踦閭而語可出可入踦閭公羊傳二大夫踦閭而語移日注一在内一在外蓋嗜利無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爲耳士大夫而若此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爲饑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祕朋友有不及知情態横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亦何賴於此也況自比歲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大率應故事徒文具而無惻怛忠敬之實而誘曰惡訐

以近名也忌激以敗事也其號為讜直亦不過先為稱贊之詞而後微致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巳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則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相師如此類者未易悉舉然猶日鍛月鍊晝删夜改而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為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不能受寧襮順而裏藏

襮衣之表也

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也而臣見其未嘗同

也人謂其有禮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至大不敬也雖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矣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型既無所則傚重以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妄揣時尚習諛踵陋而久不知覺臣為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機拓開規摹收拾人物苟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覆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

古者親賢之輔端由於養之厚而教之豫文能暢發可為準則

疎遠而莫吏之若是則意嚮所形人心胥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無乏才之憂其於治道興替關係非輕臣不勝區區

趙鑰夫宗藩文類序

古之待同姓為之宗法以統之宗其繼太祖者為大宗宗其繼高祖者為小宗大宗一小宗四而於其間有為適子而祇事宗子有適子而不得為適孫有公子公孫而不得祖禰其先君有非同宗別子而不可以為後有

荆川唐順之曰元元本本經術之文

正體而不傳重有傳重而非正體其統有如此者又為廟室以序之太祖之廟與三昭三穆而七廟之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旅酬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其祭於餘廟則內賔宗婦亦各以倫脫有哭臨之事則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其序有如此者又為氏族以別之盖自太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則分之以氏合之以族或王父字為氏或公子公叔為氏或父之母弟列

臣乾學曰經術之文湛深博雅讀之令人起敬曾南豐不得專美於前

伯仲叔季為氏其族也或以先謚或以世功或以君賜其别有如此者又為之國邑以處之由王子母弟以下親疎降殺甸稍縣畺之采皆有公邑周禮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畺五百里王畿界也若有功德則褒外之地分茅胙土列於五侯或又自侯伯入為卿士其處之又如此然而非立師以教之明善以養之則是數者未知其何如也學誦弦于瞽宗詔論說於東序禮記文王世子篇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又論說在東序見道德於成均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

臣英曰典醇濃縟西京之雅音

以治建國之學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攷中失於王闈地官保氏所以糾其失者其屬守王闈無一時而非學也習射於澤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宮名射于學宮中多者得與于祭助祭於廟燕毛於寢友之以俊士造士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行之於公族公路公族公路見詩魏風汾沮洳篇公族掌公之宗族公路掌公之路車左傳成十八年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無一事而非學也夫統之以宗法則分有制序之以廟室則親有等糸之以姓氏則族有別處之以國邑則才有試此莫非教也又必使之朝夕有

班范之遺榘也

觀動息有養則其生斯世也不為十六才子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周名毛原周名謂周公名公毛原皆文之昭也有不可得矣夏殷自禹契以及杞宋之末周自后稷以及春秋之終凡皆有國二千餘年其本大其末茂雖有辟王猶賴藩屛以永厥世敬宗收族之法茲其明効歟自周之季惡嫌畏偪自翦其類本根無芘以取孤危者無世無之漢初懲秦晉初創魏唐初鑒隋若知所以亢其宗矣然而僅以利害言非有誠慤之心深長之慮故

臣杜訥曰敘述典核章法秩然古腴高華之色撲人眉宇

封疆過制教養無法不驕佚以喪已則僭踰以覆國乃使生乎帝王之冑者反以斂名遠勢韜光晦明為保身之良圖世所稱賢不過儲思經術寄情詞翰若同姓之卿與國同休戚者反若非己所知嗚呼相承至此亦不思甚矣國朝厚倫之意已非前代所及至裕陵以後神宗又增為教育選舉之法文武之彥彬彬輩出其冠進也士擢詞學舉童子者是猶以詞藝稱三百年間族姓之盛至二萬數千內而宰輔侍從外而監牧守宰功施社

淹貫經學肆筆皆
有精采

稷德被生靈者代不乏人嗚呼菁莪豐芑之積裳華棣鄂之盛乃至此而況有行未艾者乎諸王孫鑰夫謂不可無傳乃取累朝所以敬親重本士大夫所以鋪休揚美者萃成鉅編名以宗藩文類而屬某敘所以作雖編次容有闕遺而其大者已具於此用不敢辭

瀘州重修學記 瀘州宋屬潼川府路

瀘故有孔子廟在州郭之北唐咸亨所建也唐高宗年號迨慶歷四年詔州縣興學爰始除舍以贏生徒元祐五年

遵岩王慎中曰淵厥原始悠貫精詳為曾王學記所未及

徙廟學于州南紹興中始置教授自崇寧訖嘉泰（崇寧徽宗年號 嘉泰寧宗年號）雖三歷繕修然今既三十年矣某起家守瀘（嘉定十年了翁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以故事謁先聖先師堂序若將壓焉則撤而新之前端門術後建齋寢左右列從祀位又念廟學不可混也更建東西序築師生之館于外尊罍爵洗故以梓今范金為之凡二百一十為有司製冕服諸生製衣幘役未既會某以君命名（十五年了翁被名）士曰公無一言以告我乎某對曰吾幼而學之孔孟之書

也壯而欲行之卒不與事儷令顧竊有告焉且古者國子舍於王宮教於師氏而時會於大司樂以習誦弦以學樂舞萬民居於比閭教於塾師而時屬於州序以受教法以正齒位皆非常廩之士也自漢景時文翁為蜀郡守立學官置左右生而郡國養士始此武帝立博士弟子員而太學養士始此古者以有道有德者教國子父師少師教于閭塾古者年七十致仕老于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蓋禮所謂鄉先生國人所視為矜式者故於射飲則為尊鄉飲

酒禮云遵者降席東面坐注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今文遵為僎鄉射云大夫若有遵者入門左注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尊當作遵自鄉治廢而教法壞至新莽始於校學立經師縣是相承有郡文學州博士之等迨我慶歷設教授之官慶歷仁宗年號始也猶聽舉人自擇熙寧以後熙寧神宗年號命於朝廷命於吏部則皆聽之資格以古者有養老乞言有旅酬合語合語見禮記文王世子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合會義理而相告語也蓋學校公論所出也自春秋至二漢此意尚存迨其後也規約日繁禁防

臣士奇曰學制非古廟制亦非古議論雅正文亦典則

日密至蔡京專國則憲禁申令如謗訕朝廷如造爲飛語皆坐首罰至於今未之改也雖然此特學制之變耳其如廟制則滋異昔聞古者祝祭享之别不相僭瀆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尸不厭不嘏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享也尸所以象神厭飫神也有陰厭有陽厭嘏祝辭也綏安也一作妥旅衆飲也繹祭之明日賓尸也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廟於故宅閲千餘載未嘗出闕里也漢儒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師爲誰自戴記之外無聞焉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于學雖

昉見史册而未有原廟也齊王正始八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辟雍顏淵配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孫為宗聖侯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唐武德二年廟周孔于胄監唐武德中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迨貞觀定以孔子為先聖而黜周公貞觀二年用房喬議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聖於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盛無異廟祧之祀矣古者弟子之於師子孫之於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别之字之至貴漢初猶然而新莽不知仲尼之為尊也妄為改謚然宣尼之云未敢削其字也至追崇之典代增則以褎

諡為重王封為貴矣古者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於孔廟建武漢光武年號然亦不出闕里也貞觀末加以左卜諸儒從祀太學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以下至賈逵二十一人配享而武成王之祠亦倣而為之祀太公以孫吳等配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子太子少師曾子太子少保明皇開元二十七年始贈十哲為公七十子為伯而州縣學宫咸有從祀矣夫是數者孰非至隆極美之事乃肇自漢景武而盛於魏晉齊梁隋唐以後然則五三之典非與

易書詩春秋不可信與借曰昔人未及聞知則美化善俗宜有以遠過三代而民之淳漓世之治亂顧相反若此則又何在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六鄉近郊之地天子六鄉三采大夫之家邑六卿之采地王子母弟之大都也五比五家為比四閭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一井二牧井方一里牧地乃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三屋九夫司馬法言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屋具也具出穀稅一屋三夫一井之内凡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豆小豆大麥小麥六畜牛馬羊犬豕雞始養曰畜將用曰牲犧牛牲也天地之牛角繭栗

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九文古天子冕服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止九章所謂九文也六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之于衣也五色青黄赤白黑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六聯小宰職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祭祀二賓客三喪荒四軍旅五田役六斂弛五侯五等之侯九伯九州之伯其教則五事五典也五事貌言視聽思五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御五射六書九數也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五禮吉凶軍賓嘉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九數

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也

民少而習之長而安之不奪於奇品異物不撓於淫辭詖行不蕩於姦聲亂色旗間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雖以周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也自趙渠梁壞田制秦政燔詩書道失民散至漢而不能復於是詖淫邪遁之言得以乘虛竊入始也孔老離立久之而釋氏參焉蓋自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雨風霰雷下至蟲黽草木黽蛙屬音猛皆為宮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史胥徒以

衆官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亦無一而不改先王之舊舉世由之不以為疑也使於是時又不為之建學立師示之以五三六經之準的則生民之類幾何而不胥為夷也然則學盛而員廣廟隆而祀繁其殆起於異端日熾大道寢微之時乎士復請曰記學校者多矣而不及此亦曰生斯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且迂乎曰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末之聞也千百年間習焉不察以郡縣之制視邦國以塔廟之儀目庠序以

其廣搜遠綜可以資多聞其探本返約可以正學術文辭爾雅又其餘也

羌戎之敎釋聖言今曰無益而末之聞也是孰為有益乎乃次第其說勑諸學宮以諗同志相與敷求墜典搜索遺言期紹昔聞開來哲為萬世建長治之策嗚呼其無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洪氏天目山房記 天目山宋屬臨安郡

寶慶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潛讀書天目山下寶福僧寺寺靚深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千卷藏之閒復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 李渤 而移書屬余

弱侯焦竑曰以讀書法記藏書之室絕有關係

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蘇軾謂秦漢以来作者益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警後學不為不切至矣而士之病今未之有瘳也無亦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改愈變而愈下學士大夫讀之而不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耳且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盖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慝樂淫射御及數有其名無其

臣熙曰古今學術純駁瞭然胸中掉尾結轉正意一語有千鈞之力

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為士者十名九舛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為仁果敢為義依違以為中鈍魯以為誠氣質以為性六物以為命玄虛以為天道也冥漠以為鬼神也有無以為變化也甚則以察為知以蕩為情以貪為欲以反經為權以捷給為才以譎詐為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其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

降名稱亦訛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質也井牧居民之良法也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丘乘者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是也甸與乘同司馬法則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故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卒伍者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合計二千五百人是也管子則云五人為伍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合王制及孟子俱言封方百里周禮夏官則

（言畿方五百里）則託諸歷代之異制賓興之法自遂以降自王畿以外無文則約諸鄉遂之數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為二（鄭氏以南郊為冬至祀天圜丘為正月祀感生帝）或以禘祫為一（漢時以禘祫為一平帝元始中祫祭明堂後漢張純以為禘祫也章懷太子注云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廟學明堂先務也或以為異所而殊制或以為一廟而八名七世之廟常典也而殷六廟周二祧或親盡而毀或宗無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達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廬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莫敢以為非大抵始去

籍於周末大壞於秦觖望於漢而盡覆于典午之亂二千年間憑私臆决罔聞于行帝號官儀豕秦舛矣郊祧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賔之士科舉取投刺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為軍而聽其坐食髭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尚也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也嗚呼生斯世也為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于用也况衆言殽亂始以春

秋戰國之壞制衷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鄭康成 王肅）學者之耳目肺腸為其所搖惑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輯為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今二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晚益多懼舜俞以藏書屬記顧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嗚呼其亦以余言為過矣乎

田瀘州説到天下田軍田説到井田封建之制極能開拓文勢

麟士顧夢麟曰中有名論

瀘州贍軍田記

瀘為郡介江洛二水間容邇疆場自熙寧升帥府乾道又以東川帥司治瀘廠寄尤重而郡無粒米之征歲所仰以供軍者官賦泉四萬緡使民輸米二萬石方泉貴米賤民未甚害也而歲有豐凶物有低昂行之至今往往一石為泉十數緡而官不加予也民日以病眉青神楊公由工部尚書自請守瀘威行恵孚百廢具修嘗以歲儉為民代償所輸之米且前守嘗欲代輸而未給也

亦為代之又念餉皆軍儲未裕發七萬緡以佐之然終以瀘人抑配之害未有已也輟郡少府餘財二十萬緡市民田歲取租以代民輸方時多事顧瞻郡國蹙蹙靡騁而公優優綽綽見義必為乃知清心約己何事不可為也而余於此又重有感焉軍之為民病久矣志士仁人有志當世者必曰使軍出于農官無常廩之軍然後可以立國是則然矣抑有其義而無其制且地中有水為師地上有水為比此其義也居則比閭族黨出則伍

臣廷敬曰井田之不可行勢也推原其道意余自有一往情深之致

兩卒旅此其制也然而謂之無其制者何也六鄉不言授田六遂與公邑不言出軍諉曰互文可耳而使民自備委積自治兵器既非令典亦無明文雖攷之縣師則兵若自備而參之遺人則食疑官給而質人與司兵又各有受馬授兵之文則蓋有不必盡出諸民者若虎賁司右之等此常廩之軍亦未知於何而給大抵政無傳而四司馬與土均治洫之官皆已去籍四司馬者大司馬之外有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是也縣師遺人質人土均司徒之屬司兵虎賁司右司馬之屬鄭康成諸

儒憑私臆決直以田穰苴司馬法為證審如其說則井田固所以厲民也且七十五人出一草車三甲士四馬十二牛使盛世有此民必無以自聊鄉民之衆寡與六畜車輦而皆簿籙其數使末世效此民亦有所不堪曾之公車千乘不過公徒三萬耳如司馬法則當出七萬五千人大抵皆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正如以漢算證邦賦以斧制擬國服以沒財檢商為先王所嘗行雖杜元凱引周禮直名之曰司馬何怪乎後之用此書者每

出輒敗豈皆周禮之罪哉僅有魏周李唐之府兵稍加裁酌故差可以久蓋非井牧必不可行而傳注汨之莫知其制故自東周王政既壞訖今幾二千年而寢兵者僅五百逮其盡壞也則又困天下之力以養亂雖有志士仁人終無策以救此其間如營屯之田固亦數有成績然軍不習農吏不宿業未有久而不變者今於救弊無策之中有如楊公市田以供軍則其為法顧不甚簡而可久乎不井田不封建終亦苟道而卒有未易言者

物欲之知德性之知湛然圓通使人胸無滯義、

子常楊君曰剖晰最細

然則是舉也寧不使我喜聞而樂書之庶幾有聞風而胥効者焉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小雅小旻篇）嗚呼吾猶有望也夫

拙齋記

廣漢張行父與余同朝一日謂余曰吾嘗有感於周元公先生拙賦（元公濂溪先生惇頤也）乃以名吾齋居之室子為記之余始聞其語而感焉人之一心廣大而精微寬裕而容察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盖有巧歷所

不能算良工所不能述學問之道則所以致其知而明其明也一或反是則為昏為愚為庸為闇故孔子論仁勇必知為先而孟子蔽之曰知譬則巧蓋聖賢之論貴知而賤愚未聞拙之尚也盤庚成王以成逸作偽為拙之戒商書盤庚篇予亦拙謀作乃逸周書周官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乃成王戒卿士之辭而孟子亦以拙工拙射為不然至老莊氏始以巧拙寓言秦漢以來疾世之以善宦深文為巧者則於是激而為守拙之說其後潘安仁杜子美柳子厚諸人遂以拙自

命至我周元公爲賦以發之行父之伯父宣公爲記以申之宣公南軒先生名栻而此義葢廣然而未能以釋然於心者彼老莊以拙用巧也漢魏以来以拙疾巧也其流弊則假拙而飾巧者也是皆不足多計而二先生之言乃若與聖賢異指者夫言亦各有攸當也物欲之知與德性之知常相背而馳故喻於彼者必闇於此而工於小者必遺乎大具曰予聖國事之日非而有不知也具曰予知驅諸罟擭陷穽而有不辟也是其巧也祇所以爲拙

臣乾學曰以拙為過欲復性方是元公病巧之旨

也周子曰余病世之多巧也張子曰余病士之不拙也夫亦以過其逐物之萌而返諸德性之知與聖賢異指而同歸也且坤之陰變乾而為離離中虛也而曰畜牝牛吉則以明来自外火為外光乾之陽索坤而為坎坎內實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以明根乎中水為內明明乎中故正位居體照知萬物明而常若晦也知而常若愚也明乎外故矜巧衒知麗物而忘返若明而實晦也若知而實愚也是故離用坤以畜其明而坎伏坤以晦

古義錯陳小中見大

臥子陳子龍曰得周官左氏之

其明剛毅木訥者求仁最近而巧言令色則去道甚遠此蓋内外賓主之辨吾聖賢所以求端用力莫要焉行父曰是吾志也因為記

眉州江鄉館記 嘉定三年了翁復原官知眉州四年擢潼川路

眉為西南孔道郡寢之西故有舍館以贏使客而遠於大江舟行之人燥濕無所江有亭曰共飲僅容祖帳予為拓而大之門堂戶室視昔苟美然左扼神宇右阻民廬未能盡如初志也臨川李公甫某為守又為增拓焉

復故亭扁跨中唐為便坐前阿後翼左戶右牖明麗堅緻飾以花木周以宮牆而移書某曰子也昉為此者盍卒記之予嘗攷五禮之説雖有見於虞書而孔注自為抵梧至周官而吉凶軍賓嘉之目始見於經夫吉凶人治之大者義廣而數緐固也而三百六十官職掌之關乎賓客者七十有六天官所總實居十八蓋自司關啟關以告司關地官之屬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為之告敂與叩同司徒令野脩道委積司徒之職大賓客令野道委積掌訝逆賓於疆掌訝秋官之屬賓客至與士迎于疆於

是共禮酒共陳酒共稍禮共齊葅以至牢米法羊澤物幣齎各庀其事司儀致館環人授館小行人眡館司儀環人小行人皆秋官之屬蓋無一而不周當是時也不獨朝賓國客為然有委積焉甸聚焉以待羈旅雖行道之人亦有廬有宿以舍之食之矣非古人屑屑然為是不急之務也車馬有所實從有代伯政猶然故隸館以責晉左傳襄三十一年子産相鄭伯如晉子産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晉讓之對曰文公之為盟主也賓至如歸今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輿梁以議鄭孟子譏子産乘輿濟人事里候以覘陳單襄公過陳候

熟於周官誰見先
土經世深心

館知其國之將亡不在疆司里不授不曰道路館舍之事而不足以為政也予恨是役不能盡如初志而公甫能卒成之故予樂道其事不復以不詞為解

井牧說

古者井牧之制修則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絲聯繩貫有保有愛不惟寓親睦之意亦以察姦宄之萌夫間有遂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不惟

為瀦泄之計亦以嚴出入之限行旅之往来有節然後可以達國民之轉徙有授然後可以出鄉而諜賊之人相戕之人鬬嚻之人不時不物之人各有官以察之當是時也使有驪山亡徒一人則必有縛而問之寧聽其肆行阡陌閭而無所忌憚與高帝身履其事而不知變秦以復於古蓋自是後門關道路之政户口客主之數徒為具文豈惟無復賙卹親睦之意雖蒐姦隱慝無由察知民立乎覆載之閒自生自死自往自来縣官亦不

正當之論可以勸善風世

鳳洲王世貞曰從平字發議今

以為事而君師之職廢矣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谿人登進士第官至提舉浙東常平兼王府長史辛門人私諡曰文潔先生

平糴倉記

金谿李君倣朱文公法作社倉咸淳辛未度宗七年歲大歉民賴以全活甚衆余嘗為之記使子孫世守李君感其言别捐良田餘二百畝計租凡四百石自壬申歲為始下時直斗十錢歲收其直更買田以附益之期至千畝

代時文之濫觴

當益下其直永以濟民為平糴倉與社倉對又屬余為記且切切然欲為子孫之戒余高其義嘉其進善不已而慮民之無窮也觴之酒而為之言曰善乎倉之為義乎是豈獨可為君之子孫賀尚何俟訓戒為哉盖天下之理至於平而不可以有加矣虧盈而益謙者天之平變盈而流謙者地之平害盈而福謙者鬼神之平惡盈而好謙者人道之平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者君子所以體天地鬼神之心而持其平故賢之於不肖也智之於

愚也富之於貧也皆當損有餘以補不足而富之於貧為尤甚故君子順之吉則積而能散滿而不溢不惟我不私其有而人得其平我亦因之得以保其平小人悖之凶則甚愛而大費多藏而厚亡不惟我私其有而人不得其平我亦將由之而失其平故自一時觀之有餘而能損者疑損矣要其久乃所以為益乘其有餘粟而能平其糶吾知使鄉之常得其平者君之心也使君之家常得其平者天地鬼神之心也平則無時而不平君

之子孫且世享此平矣何俟訓戒為哉因書以遺之使有粟者皆聞風而興起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余亦曰人人損有餘補不足而天下平咸淳八年壬申正月十八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王柏字會之婺川金華人質實堅苦勇于求道卓識獨見多所論述卒後楊文仲請于朝謚曰文憲

賦詩辨

古人賦詩多斷章取義有未可以類拘者然禮義之大防不可不立斯文庶得其指歸矣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咏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於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偽者盖一吟一咏聲轉機萌事形詩中志形詩外真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于胸中而有能勉强不失於金石籩豆之閒哉當是時惟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爲最盛而

臣英曰引經据典古色紛披商卣周鼎非復耳目近玩

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以善觀矣予則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盖事有序而后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為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焉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舞位且有多少之

數歌詞豈無異同之分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於鏗鏘節奏之末而後知昭懿之後周昭王康王子周懿王共王子僭禮已多況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滅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於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足以責之於鍾鼓律吕之中猶有隆殺等威之别哉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綿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

臣士奇曰列國名卿賦詩見志原所以相禮扼禮字作骨首尾貫注委備通明

其宴范宣子也為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焉其宴甯武子也亦為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為肄業之所及而詭辭焉禮樂之大分尚有聞存於人心者曾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於他國矣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常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為召穆公之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

章與今詩差互亦可以知其為楚之差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於魯三家者嘗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為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之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皆不可引為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牟子才 字存叟井研人少從學于朱熹門人李方子子才在朝屢進直言歷忤史嵩之丁大

一氣流注而中間頓挫縮結篇法井然

全賈似道不為之屈官至端明殿學士以資政學士致仕卒

聚散劄子 理宗朝子才攻鄭清之之短遂補外清之卒詔子才還兼崇政殿說書子才隨事奏陳此其一也

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為第一事雖棫樸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棫樸卷阿皆大雅篇名詩序棫樸文王能官人也卷阿名康公戒成王言求賢用吉士也不是過也咸平景德之間皆真宗年號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大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来仁宗年號王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

月峯孫鑛曰人君苟留心用賢只觀此聚散之由便可分別君子小人

伯敬鍾惺曰敘人才聚散聲淒氣哽若從涕淚中出之忠臣為國愛惜人才之意至矣盡矣

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之一圖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選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夷簡不悅落仲淹職余靖尹洙歐陽修皆同貶以仲淹朋黨牓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又散於慶歷聖德之一詩慶歷三年國子監直講石介以仁宗罷夏竦而用韓琦仲淹等作慶歷聖德詩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此矣又散於王拱辰打盡之一網慶歷五年御史王拱辰以蘇舜欽為杜衍之壻王益柔為范仲淹所薦因飲酒過失劾之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衍仲淹富弼俱罷是天聖以來之人才天聖仁宗初年號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邪說一進而

先朝之大臣宿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是元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神宗熙寧二年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時帝以災異避殿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聞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也安石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而舉朝正人皆貶斥盡矣熙寧元豐俱神宗年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哲宗元祐三年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蘇軾程頤交惡門人輔之遂有洛黨蜀黨之目君子又聚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於吏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

臣廷敬曰臚綱往事而有求一

之初議司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為蜚語以搖在位大臣為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轍王巖叟上疏極論其不是處滔天於策題之分辨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首絀元祐之政蘇轍諫之帝大怒范純仁力解乃落職出知汝州時考官第策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悉下之以主熙豐者置前列拔畢漸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矣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榜黨碑之鐫崇寧元年揭元祐黨人於朝堂九月立黨人碑於端禮門三年刻石朝堂躝躪忠賢曾草菅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才散於辨白之太過其為禍蓋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宗彥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

代之治忽亦略
可覩矣

快活差除為喜而曾布温益志在朋姦置政事局而輕
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而左軾轍右京卞意向一偏而
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書人一皆以邪目之建中靖國徽宗初年
也時起范純仁于永州賜以茶藥且曰范純仁得識一
面足矣相韓宗彥免蔡卞蔡京官徙蘇軾蘇轍于內郡
時曾布密陳紹述之說以温益為尚書右丞復相蔡京
用熙寧條例司故事禁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以其黨
吳居厚王之漢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每一
事以三人主之而法制大壞矣鄧洵武排忠彥右蔡京
謂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
獻時助紹述者惟温益決相蔡京而排異論於是善人
皆不見容矣遂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韓宗彥等五十餘
人不得在京差遣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不得官京

師舉朝羣小而宋亡矣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為禍葢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為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秦檜既堅和議猶以羣臣為患勾龍如淵請為臺諫盡擊去正人而和議定於是李綱趙鼎等八十餘人皆貶逐無遺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棄於魑魅之區累赦不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汝

臣乾學曰指陳熙豐以後人才

愚相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憸小人相與仄目而感怨恨之餘亟引非類布居臺諫於是汝愚引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竄小者斥退而舉幡六士屛竄寧宗立趙汝愚裁抑僥倖收名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韓侂胄日夜謀去汝愚劉弢為之謀以內批用臺諫由是李沐劉三傑等牽連繼進斥逐汝愚貶戮正人及京鏜等嚴偽學之禁而太學之士為空矣六士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皆太學生朋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於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通考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有散之大

聚散關係國運處言之凛凛後幅發明易散難聚絲分縷析洞中情事可謂言無不盡

者散之小者有散之緩者散之速者有散之遽者散之極者始而君子攻小人其變也君子攻君子甚至於君子而力引於小人始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甚至於小人而陽附於君子推移不一僨起相攻然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閱汗青而慨歎撫往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可不先幾微而逆致其防哉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紹定六年史彌遠卒次年始親政改號端平名真德

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及嘉熙元年史嵩之相而一時正人皆逐矣甲辰改祀二聚散也甲辰改祀淳熙四年也時史嵩之居父喪詔起復之徐元杰黄愷論之不報復論之乃聽終喪以杜範為相八十日卒徐元杰劉漢弼俱中毒暴卒至六月十二日始詔嵩之致仕丁未更化三聚散也七年丁未以吴潛同簽書院事鄭清之為太傅九年以清之為太師左丞相趙葵為右丞相今日二相並建公道復明加壁招旌翕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鬱沈謹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為未聚也来者不日而旋去居者靡固而易揺落如晨星索如霜葉則

又幾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為富貴所撳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醴酒不設楚人市箝之幾必先幾而去矣穆生不嗜酒楚元王嘗為設醴王戊即位後忘設焉穆生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箝我于市乃稱疾卧然不知其初費幾名節也禮記君若名二節以走一節以趍君子不為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刳胎毀卵鳳皇不来之意必以兆而行矣孔子將入晉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乃還然不知其初費幾綸諂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

易也君子敢言以抗小人之鋒雖有大艱難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機穽不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君子敢為以摧小人之銳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身之死生也雖有大讒毀不暇顧其身之合否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然其聚也常以君相好賢之篤其散也常以黨人媢疾之深其聚也常以至誠樂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疑忌不容之過其聚也常以氣類汲引之公其散也常以意向異同之別其聚也以尊敬之積其散

也以厭薄之形其聚也以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摧抑之
遽其聚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讐醜正其聚也以
户庭坦夷其散也以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朝廷清明其
散也以流品淆雜其聚也以公其散也以私其聚也以
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權常寄於若有若無之中而聚
散之機常決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羣凶闚覰時或小曹
弩羽疊至散之幾也從中倒戈自相擊觸一彼一此散
之幾也論事如爭意向小異釁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

曝邪鼓虚成實撼揺其居散之幾也設局張穽柔聲宛舌射影中傷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賢聖自取譏讒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兼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動忿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舟共濟實左虚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顧懷私恩妄談彼善潛疑人心散之幾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為禍甚大月暈而風礎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且小人失職在外揺毒合螘其姦足以熒惑主聽辯足以煽揺人心機權智術

足以怵中立之人錢財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有睽違即萌睥睨之心搢紳議論稍有係吝即開姍笑之口天時不順則幸災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間而抵巇苟得一隙即伺隙以肆其姦苟得一機即緣機以逞其志今日謂某賢必當逐去明日謂某姦宜將名用訛撼靡已朋類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卵翼之恩進則不能旅於君子退則恥為伍於小人於是立為狡獪閃爍之論以洗其附麗之迹言雖若公意則

有為若是者如言八關五鬼之類耳李逢吉之黨張又新等八人附會者又八人號八關十六子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蹤跡詭祕號曰五鬼其操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際使此說得行則為毒也忿戾而不可解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汲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於小人於是立為誕荒卑諂之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覈意則難量若是者其處心積慮雖公輸莫諭其巧使其說得售則為害也陰沉而不可藥邪氣日盛元氣日微此聚之所以不可常而其勢必至於散

披瀝衷誠無不罄竭

彼豈不知聚而為鮮散而為屯聚而為泰散而為否然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

方逢辰字睦之淳安人初名夢魁淳祐十年進士第一御改逢辰字曰君錫累官至吏部侍郎祕閣修撰兼侍讀度宗即位欲用之而厄於賈似道屏居不用

上理宗書時為祕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

臣聞可使小人受隱然之福不可使小人顯然有勝君子之名勝之名一立則南衙北司之勢自此分南衙文臣北司

臣熙曰精實之論切中宦寺情弊然小人以包承為吉小懲大戒為福易已言之惟有道之世能無此患以處置得宜故也

宦官天下國家存亡之機自此決矣左右小臣供汛掃給奔走人主日與之接豈能愬然無愛之之心哉但不當使之竊威福與外廷角勝負愛之而又有以威之可也一或有罪惟恐不知小則斥大則刑無所寬縱如此則使之弄權孰敢哉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為小人禱者必祝其遇亂世勿遇治世臣竊以為此非善於愛小人者小人之在治世欲為豺狼而不得噬欲為蛇虺而不得螫信乎其不得志然無

大惡者無大戮抑之乃所以全之詎非福乎若其在亂世豺狼當路而不可問鴟鴞横翔而不可擊招權納賄而上不知蠧國殄民而下不告是天將稔其毒而殲之若國家危亡小人獨能存乎然則英君毅辟為小人畄互而求一勝者雖曰愛之而實非所以福之小人得志何所不為寵則驕驕則横横則不可制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奄豎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彼其初豈有此心哉人主寵之以敎其驕縱之以敎其横為之除異己者

以激其不可制勢燄薰燼天下之穹官美爵大半出其門下豈復知有天子哉彼自知結怨於忠良名怒於天下萬一值英明之君決不赦故於危疑緩急之際不容不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當此之時雖欲除之其可除乎彼其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則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而并州之將董卓也乘天下之憤而操戈以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而河中之帥朱温也乘天下之怒移兵以屠之然則漢唐

之君前日所以寵之縱之者適所以益其疾甚其毒而投之死地也為壯司者必欲與南衙角一勝豈其福哉人主之愛小人而使其至此甚非善於愛小人也恭惟我皇帝陛下聰明而英毅中正而密察天下事事物物無不洞照其是非而獨於左右之小人未能以義斷恩以公割私何也臣竊料陛下英明而獨未悟左右之奸邪者其弊正自英明始何者英明之君多欲自操天下之權彼惟因人主欲自操其權也故間摘事之可悅

可信者而試之使人主行其説以漸侵外廷之權外廷之權一侵則彼之説益進帷闥之密簾壁之窺君怒知怒君喜知喜留正未遷左轄而姜特立先泄之以為己功光宗時留正為右相執政尚闕人姜特立語正曰帝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就二尚書中擇一人執政孰可者明日正論其招權納賄之狀奪職與外祠洪邁未除西垣而淵覿先賣之以為己力曾覿龍大淵二人勢張甚士大夫之寡恥者潛附麗之一日右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覿大淵二人告俊卿以邁語質之帝前帝怒即出覿大淵於外其欲進某人也非一日之譽游談之助足以宿留

宸聽欲退某人也非一夕之毀浸潤之譖足以潛蓄天怒陛下但見威福之出於已而不知彼實借吾之權以行其說而簸弄於中外烏在其為權在我也臣又料陛下英明而獨不肯少裁左右以正紀綱者必謂此朕家事無預外人蓋將分宮府為二也臣竊謂不然大抵小人之在君側其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憚於外彼其頹情稔熟豈懼耿然之人主哉若外不足憚自宰相至百官皆俯首弭耳以下之則此曹

無忌憚之心生無忌憚之心生則無君之惡動矣臣又料陛下英明而思慮獨不及此者必曰晩唐以内侍典兵故其權足以易置社稷今之内侍無兵雖縱横不足以亂天下臣竊謂不然嬉笑之間有機穽焉樽俎之上有戈矛焉陛下不可謂此曹無兵也况修内一司以工役為名為天下逋逃淵藪藏奸聚惡數百人凡州縣寨鎮之兇人巨盜刑於有司不容於鄉井者皆歸之又散而巢於某庄窟於某塲皆内司之牌號也皇城禁旅實

掌握之武庫甲兵實管鑰之如此而尚得謂之無兵乎南衙壯司勝負之分乃天下國家存亡之一決此則臣所甚懼也臣嘗移書宰相勉其行中屠嘉之事茲又聞道路憤怨而切齒於二孺輙為此疏自知瀆犯天威倘聖明自愛其國亟出二孺於外以拔膏肓之病根小懲而大戒使此曹得以全其身全其家即所以愛之也惓惓下情無任伏藁待罪之至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舉進士第一知贑州應詔勤王後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加

敘三賢進退有關國家文情彌覺宛折

少保信國公

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余靖監筠州酒稅蘇文定公蘇轍元豐中謫監筠州酒稅楊文節公楊萬里淳熙中知筠州祠堂舊在水南闤闠景定庚午燬于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遷之稍西垂成而去某為君代相遇于上饒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生三年無所于祠意閔閔焉余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墍未畢像設未備子其成之成則為之記某至

臣杜詔曰用筆堅樸而超脫變化之致無一不具極似龍門風韻

郡既敬奉君之教遂率諸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諗記之成甚不得辭夫瑞為郡號江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為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謫至淳熙間郡去今行在所為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陽也漢武帝謂汲黯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相語槩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享事使此三賢者皆無所坐安

得辱臨吾土噫甚矣瑞人之好是懿徳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得而竊窺者乎范公忤吕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前日黄縁被斥者以次名還襄公自瑞徙泰乃獨請嶺南便郡以歸愈去愈逺豈非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公世味素薄其記東軒謂顔氏簞瓢之樂不可庶幾而日與郡家汷錙銖之利曾不以為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餘退老穎濵杜門却掃不怨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揚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為一集與

疇昔道山羣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若三賢者豈以擯斥踈遠累其心哉夫擯斥踈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於翛然遠舉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于慶歴蘇公用于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躓流落之後楊公當權奸用事屢召不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凜然古人尸諫之風嗚呼此其所以為三賢歟由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由後言之吾知在瑞之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為三賢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斯篇出于至性懷慨悽惻朕每於披讀之際不覺泪下數行其忠君憂國之誠洵足以灑宇宙而貫金石

行止太史公曰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瑞人之敬三賢也又于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為欲記斯堂之意某于先正無能為役

正氣歌序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汙下而幽暗當此暇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陰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

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
遝腥臊汙垢時則為人氣或圊溷積臭暴屍或腐鼠惡
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
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
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
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
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
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

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
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
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顔常山舌或為遼東帽
清操厲氷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
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旁薄凛烈
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頼以立天柱頼
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隷也實不
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

陰房閴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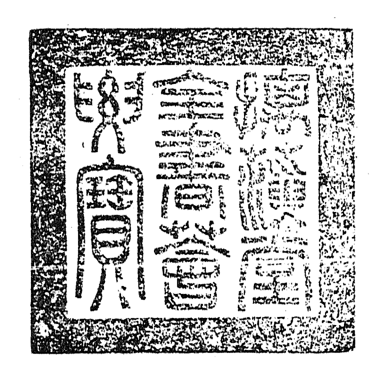
謝枋得 字君直信州弋陽人舉進士乙科復中兼經科元學士程文海尚書留夢炎薦之終不行放歸為宋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

交信録序

語近箋疏亦饒古趣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夫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其侯翟廷尉竇嬰罷相翟公罷廷尉故舊賓客皆去之悲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汙人吾視揚雄班固蔡邕揚雄臣王莽班固附竇憲蔡邕應董卓之辟皆以此遇禍笑之契之敎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愈信亦可以無悔

矣同富貴相忌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疎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人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今人錄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義已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錄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倘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矣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能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